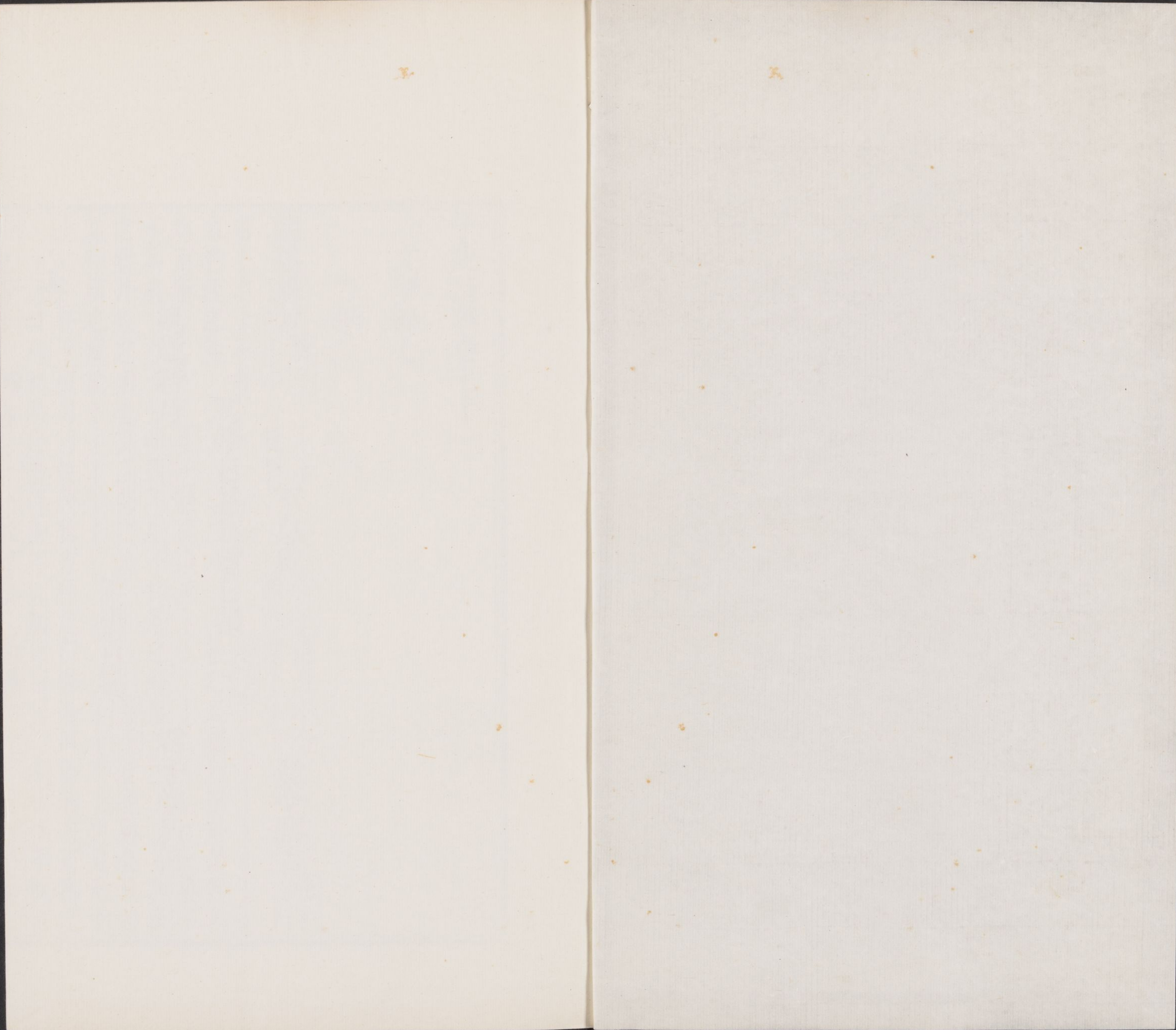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6 1940

R/ 9301/2103



子史精華卷七十一

文學部七

力學

朝益暮習

管子——小心翼翼

不息版

管子退身不舍

疑今察古

管子

者——之——不知
來者視之往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老子——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

為而無見歲若月

晏子靜處遠慮——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

君子慎所修

晏子

不為矣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

讀書百篇

墨子昔者周公旦朝

士心齋

莊子顏回曰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
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不如葦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也
也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
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也者洋洋乎大哉君

子不可以不一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蘧伯玉也
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

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勤志服知莊子惠子曰孔
也若

出金石莊子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
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

決曳縱而歌商頌聲鼓琴樂道莊子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
以給餽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

為絲麻鼓琴足以自悞所學輒使之然荀子木直中繩輒以為
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

不復挺者參省乎已荀子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
學而日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一躍十駕

荀子騏驥不能十步駑馬功在不舍金石可鏤荀子鏤而不
舍

力久

荀子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美七尺之軀荀子小人之學也入乎
四寸耳曷足以誦數哉

荀子誦數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惡臥
荀子君子之學也蟠然遷之

粹掌

荀子有子而一如蛻荀子君子之學也蟠然遷之
可謂能自忍矣

顏色出辭氣効隳枯不可不謹荀子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
無留善無宿問

不反其常君子之猶玉之於琢磨荀子人之於文學也
也慎之

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焉可息荀子子貢問於孔子
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

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
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末錫爾類事親難事

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曠臯如也嗔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雞跖**呂氏春秋善學者若齊王之食一也必休焉食其一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假長補短**呂氏春秋善學者一人**人將休不敢休人將臥不敢臥**越中牟之鄙之——其——**人將休不敢休人將臥不敢臥**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吾將——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返性游心**淮南子聖人之學也欲以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寞也**歲賢愈昨**淮南子聖人無止無以——昔日——也注歲賢今歲勝

於昔歲所謂止也愈昨**積志委正以趣明師**淮南子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

勵節亢高以絕世俗**刀礪玉錯**揚子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者——諸有——

者——諸不礪**習是勝非**揚子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

汲汲皇皇揚子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仲尼——其已久矣**斧藻其德**揚子吾未

見好——若**希顏**揚子希驥之馬亦驥之乘**耕道獵德**揚子

斧藻其粲者歟**希顏**揚子希驥之馬亦驥之乘**耕道獵德**揚子

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學海**揚子百川——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

山是故惡**顏苦孔卓**揚子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率馬以**揚子夫畫也**顏苦孔卓**揚子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率馬以**揚子驥**揚子**或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或曰治已以**潛心於聖**揚子敢問仲尼仲尼奚寡也曰——不亦可乎

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見三年通一

經揚子古之學者耕且養今之學也非獨繡其聲

悅見金玉琴箏鐘鼓笙簧抱朴子夫士以三墳為一五典為一使味

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見以辭飽以義醒見晝競末景夕

照餘輝抱朴子元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畧旁綜河

言無微抱朴子自叙日伐薪賣之以給柴火寫書

而不測抱朴子自叙日伐薪賣之以給柴火寫書

見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文中子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

之事帝王之心醉六經目營四海文中子子遊河間之渚河上

道昭昭乎文中子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日何居乎斯人也一若

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何居從嚴揚游泳文中子尚書召子仕子

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一居近識遠處今知古

文中子一卒世何患乎注嚴君平揚雄

文中子一惟學矣乎勤勤於述文中子一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

璋進日然夫子今何一也子曰先師之職也行年五十

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薰是蒸則有豐年

守學彌惇國語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穀可一矣一

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國語文公學讀

姓也請使郤穀公從之對日作懿戒國語昔衛武公年數

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九十有五矣猶箴儆

於國日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

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

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
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
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讀書欲睡引錐刺股**戰國策蘇

以自傲也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
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
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躑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
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
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
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
摩————自——其——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

其金玉錦繡取**簡練以為揣摩**見**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孔

卿相之尊者乎**考信六藝**史記伯夷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一

繫象說卦文言讀易————**行常帶經**史記儒林傳見寬既通尚書以

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

於——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三年**以給衣食————止息則誦習之按漢書作帶經而鋤

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行傭賃

不觀舍園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

蓋——董仲舒——於——其精如此**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漢

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楚元王傳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

於經術————或不寐達旦按向楚元王元孫

蒲牒寫書漢書路溫舒傳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實事求是**漢

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下帷發憤潛心大業**漢書董

注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仲舒傳**識亡書三篋**漢書

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
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束一行且
三冬文史足用漢書東方朔傳

年十三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
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
言凡臣朔固已見唇腐齒落漢書東方朔傳今

誦四十四萬言上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
所問非一師漢書夏侯勝傳

勝數著於竹帛——服膺而不釋
侯勝傳

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
究壺奧漢書

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執——也
叙傳皆及昔君之門闢——先聖之

按謂陸賈董仲舒劉向揚雄
枕經籍書漢書叙傳徒樂

上無所蒂
究極師法後漢書卓茂傳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

下無所根
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稱為通儒

閉戶講誦絕人間事
後漢書魯恭傳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
習魯詩——兄弟俱為諸

儒所稱學
士爭歸之
牧豕聽經後漢書承宮傳少孤年八歲為人——鄉

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遂請留門下為諸生
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
拾薪執苦勤

學不倦見含味經籍
後漢書郎顛傳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
樂道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當

其念至忘所之適
後漢書曹褒傳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
業博雅疎通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脩

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
問事不休賈長

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
頭後漢書賈逵傳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不自知亡

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
失衣冠顛隊阬岸後漢書朱穆傳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

專愚幾不知數馬
閉廬精誦後漢書樂恢傳恢長好經學事博

足穆愈更精篤
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

不交人物 百家眾氏投問而作

後漢書延篤傳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

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誅詩南

軒 紛欣欣今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

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

暴雨方之於 持竿誦經潦水流麥 後漢書高鳳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

吾未足况也 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

雞時天暴雨而鳳 不覺 妻還怪問鳳方悟

之其後遂為名儒乃 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 魏志武帝紀注魏書曰是以創

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造大業文武並施 晝則講武策 采梠

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

負販挾持經書 魏志王朗傳注魏略曰董遇字季直性質納而好學與平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

而常 一 投閑 三餘 魏志王朗傳注魏略曰董遇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

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 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 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

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

朱墨 百遍義自見 見上年踰八十手自校書蜀志向朗傳朗潛心典籍孜孜不倦

者 猶 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

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

皆敬 欣然獨笑以忘寢食 蜀志譙周傳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

重焉 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 鑽鑿推求略皆寓目

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 蜀志郤正傳正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

轉為令史遷郎至今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楊

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 畢覽百家 吳志三嗣主傳孫休銳意

於典籍欲——之言尤好射雉
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
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
供紙筆所——既——誦——亦——
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
受屈肅撫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
刮目相待大兄今喻何一稱穰侯乎
習經於桴鼓之間講論於

戎馬之上
吳志虞翻傳注
翻別傳臣生遇世亂長於
折妄語兒

吳志虞翻傳注
吳書曰孫策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
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
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
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中國——
左傳癖
晉書

傳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
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
畫地

成圖左右屬目
晉書張華傳華強記默識武帝嘗問漢宮室制
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

甚異之時比之子產
帝
簞食瓢飲披閱不倦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
孚溫厚廉讓博涉經

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
之中——而——
就人借書手刊其謬
晉書齊獻王
攸傳攸以禮

自拘鮮有過事
——
百日習一經
晉書魏舒傳年四十餘
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

必——然後反之
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
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
而對策
約繩誦書
晉書劉寔傳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
給然好學手——口——博通古今
年同呂

望經籍不廢
晉書閣纘傳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
立終始不衰

阮瞻傳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
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
帶經而農
晉書皇甫謐傳
居貧躬自稼穡

文學部
力學

文學部
力學

文學部
力學

文學部
力學

文學部
力學

文學部
力學

文學部
力學

文學部
力學

遂博綜晉書皇甫謐傳耽玩典籍就帝借書
典籍百家之言忘寢與食時人謂之

皇甫謐傳自表帝送一車書與之手自抄寫
交遊好讀書或公

事之暇輒讀五經晉書楊方傳初為郡鈴下從師受書不覺日

暮晉書王承傳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

歸囊螢照書晉書車胤傳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

家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

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味義根
好星曆陰陽術

練盛數十火以以夜繼日焉
數潛心易太元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一何為費

功於浮詞之文易者義之源太元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一門七業晉書劉殷傳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

一子授漢書之內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

盛折蒲學書忘而失羊
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

涕時有暇即鑽堅研微
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

食誦詩晉書王歡傳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

業常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方伯若素士

晉書符朗載記及為息鞍披覽投戈吟咏
宋書禮志昔

胃務在武功猶尚志為之逸腸為之抽
齊書王僧虔傳見諸

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隸事
齊書陸澄傳儉在尚書省

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出巾箱机案雜服飾令學

士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酬據精悉

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按儉王儉

一座稱服齊書崔慰祖傳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

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

文學部力學

慰祖口吃無華辭而——
——之眺嘆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上見

織簾誦書口手不息
齊書沈麟士傳麟士少好學
累牀誦書
齊書

徐伯珍傳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至漂
溺宅舍邨隣皆奔走伯珍——而坐——不輟
讀書隨月握

卷升屋
齊書江泌傳泌少貧晝日斫
耕耘雅業
梁書武帝紀建
國君民立教為

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
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
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

敦博延胄子務被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詩癖

梁書簡文帝紀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
埃塵滿席寂若無

人
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
梁書韋愛傳愛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遊而
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索而——

各疏所憶少帝三事
梁書沈約傳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
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

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
手自雘校
梁書南
平王偉

傳世子靜字安仁有美名號為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
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
諸君進

止威儀當問范長頭
梁書范岫傳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
徒以文才見引岫亦與焉岫文雖不逮約

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
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

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坐睡梁懸枝梧錐握
梁書陸倕傳折高戴
於后臺異鄒顏乎董

幄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
苑囿經籍遊

息文藝
梁書裴子野傳家傳素業世
所寫既畢諷誦亦通
梁書
王僧

孺傳家貧常備書以養母——建武初有詔舉

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表薦秘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

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為養亦

備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

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 **備書成學** 見

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 **上**

年少何乃不廉 梁書朱异傳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

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异逡巡未達其 **坐**

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藝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策經史十事對九 梁書劉顯傳顯好學博涉多通尚書令沈約

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

約對其二陸倕聞之嘆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

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 **過於裴顧** 梁書劉顯傳顯與河東裴子

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 **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

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時魏

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

月一字不差 **經史笥** 梁書許懋傳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

高祖甚嘉焉 **博士與司馬** 裴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雅

重之號為 **以杖自擊** 梁書沈峻傳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

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 **耕耘樵採懷書自隨** 梁書孔

或睡寐輒——其篤志如此 **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梁書

少孤貧好學——常—— **袁峻**

投間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 **療麻炬從夕達**

傳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

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

曰 梁書劉峻傳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

齊末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 **取二書尋檢一**

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滌

如杳言 梁書劉杳傳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

不死約即 傳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燕若瓜時輒偃 按約沈約 以瓜鎮心 陳書鄭灼

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 學府 南史傳昭傳博

日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 耳 南史邱仲孚傳仲

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 鐘鳴為限 南史邱仲孚傳仲

好學讀書常以中宵 然糠自照 南史顧歡傳家世寒賤

靈鞠常稱為千里駒也 父祖並為農夫歡獨好

學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 數尋伊霍之傳不

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 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

讀曹馬之書 魏書宗室暉業傳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

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 鳩集圖籍

日比何所披覽對曰 魏書宗室延明傳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

萬有餘卷 性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

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 年過七十手執經書

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 十猶

刊定乖失 魏書張袞傳袞 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

通六 魏書李先傳太祖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何典

為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 年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

夢共鬼爭義 魏書崔浩傳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

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悞四千小悞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

擔笈負書千里就業 魏書高允傳性好文學 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

白首彌勤 魏書趙逸傳性好墳典 年踰七十 兵難 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之間講誦不廢 魏書宋繇傳雅好儒學雖在 注記典籍以燭繼

宿讀 魏書闕駟傳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 注記典籍以燭繼

書 魏書劉昺傳李暲私署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暲好尚文 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元德遷撫夷護

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暲曰卿 白日且然

夜可休息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 欲人重此典籍 見許

其博未許其精 魏書李琰之傳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 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

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 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

而不許每休閒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 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

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 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 異見異聞心之所願 見 豈為聲名勞

七尺 見 知真師所在 魏書徐遵明傳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 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

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 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

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 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畧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

之猛略謂遵明日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日吾今始——猛畧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

不出門院凡經六年 見 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魏書

李謐傳每日——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為喻 夏月坐

板牀隨樹陰諷誦 魏書自叙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值四方多難好習騎射欲

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積年牀板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

以文 欲與揚子雲周旋 北齊書司馬子如傳好讀太元經注揚華顯 雄蜀都賦每云我——

應奉五行俱下 彌衡一覽便記 今復見之 裴生 北齊書裴諏之傳常從常景借

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嘆曰——於——矣 曰

思誤書更是一適 北齊書邢邵傳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

遍焉能始復校此————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

能得便不勞讀 遊宴之中卷不離手 北齊書劉逖傳逖遠離鄉家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

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成務於宴集逖在——值有文集所未見者輒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

其好學 識錞子 周書斛斯徵傳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

如此 勿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 旬月不窺戶牖 周書

其聲極振眾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

測傳測性沉密少篤周書呂思禮傳思禮好學學每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性燭燼夜有數升好學老

令蒼頭執燭周書樊深傳性自杖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不怠朝暮還往常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嘆而日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不左右隋書皇甫績傳績三歲而孤三十孝寬聞而對之學窮書圃學窮書圃天監之際太和天保

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隋書文學傳序未明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思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書無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書無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書無

不可讀者隋書王頰傳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頤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

傳禮易詩書乃嘆曰勤學累問一知二隋書崔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蹟傳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蹟曰何處有羊腸坂蹟對曰臣按漢書地理蹟傳從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蹟傳從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蹟傳從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蹟傳從

傳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蹟傳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蹟傳從曆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蹟傳從開解蹟傳從按長謙名愍崔夤子蹟傳從居無二業蹟傳從北史盧景裕傳少敏專蹟傳從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蹟傳從累旬不盥櫛蹟傳從舊唐書虞世蹟傳從寧山不營世事蹟傳從唯在注解蹟傳從

沉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蹟傳從年精思不倦或蹟傳從善屬文嘗祖述徐陵亦言世南蹟傳從得已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未善蹟傳從口誦補缺蹟傳從舊唐書蔣乂傳上嘗蹟傳從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蹟傳從登凌煙閣見左壁頽蹟傳從

子史精華

傳禮易詩書乃嘆曰勤學累問一知二隋書崔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蹟傳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蹟曰何處有羊腸坂蹟對曰臣按漢書地理蹟傳從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蹟傳從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蹟傳從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蹟傳從

傳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蹟傳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蹟傳從曆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蹟傳從開解蹟傳從按長謙名愍崔夤子蹟傳從居無二業蹟傳從北史盧景裕傳少敏專蹟傳從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蹟傳從累旬不盥櫛蹟傳從舊唐書虞世蹟傳從寧山不營世事蹟傳從唯在注解蹟傳從

沉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蹟傳從年精思不倦或蹟傳從善屬文嘗祖述徐陵亦言世南蹟傳從得已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未善蹟傳從口誦補缺蹟傳從舊唐書蔣乂傳上嘗蹟傳從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蹟傳從登凌煙閣見左壁頽蹟傳從

不可讀者隋書王頰傳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頤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

傳禮易詩書乃嘆曰勤學累問一知二隋書崔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蹟傳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蹟曰何處有羊腸坂蹟對曰臣按漢書地理蹟傳從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蹟傳從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蹟傳從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蹟傳從

傳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蹟傳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蹟傳從曆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蹟傳從開解蹟傳從按長謙名愍崔夤子蹟傳從居無二業蹟傳從北史盧景裕傳少敏專蹟傳從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蹟傳從累旬不盥櫛蹟傳從舊唐書虞世蹟傳從寧山不營世事蹟傳從唯在注解蹟傳從

沉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蹟傳從年精思不倦或蹟傳從善屬文嘗祖述徐陵亦言世南蹟傳從得已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未善蹟傳從口誦補缺蹟傳從舊唐書蔣乂傳上嘗蹟傳從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蹟傳從登凌煙閣見左壁頽蹟傳從

不可讀者隋書王頰傳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頤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

傳禮易詩書乃嘆曰勤學累問一知二隋書崔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蹟傳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蹟曰何處有羊腸坂蹟對曰臣按漢書地理蹟傳從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蹟傳從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蹟傳從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蹟傳從

剝文字殘缺每行僅有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即令召又至對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即於御前一一以一一其一一不失一字上嘆

日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燃木葉照書** 舊唐書柳璨傳璨少孤貧

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 **故事問高仲舒** 舊唐書高叡傳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

樵夜則一一以一一以一一 **書空地** 舊唐書劉仁軌傳劉

詰訓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等亦禮焉嘗謂人曰 **書癡** 舊唐書竇威

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玩文 **書空地** 舊唐書劉仁軌傳劉

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一一 **冠屨詩禮** 史傳

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 **冠屨詩禮** 史傳

行坐所在輒一一由是博涉文史 **冠屨詩禮** 史傳

書王方慶傳大王爵高五等邑富千室其為計者在乎脩德一一 **冠屨詩禮** 史傳

一一一一一一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跡按

此係方慶父弘直諫 **李書樓** 舊唐書李嶽傳嶽自在臺省聚書

漢王元諒書中語 **李書樓** 舊唐書白居易傳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

口舌成瘡手肘成胝 舊唐書白居易傳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

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 **夜無然膏默念所記** 唐書宗室戡傳幼

學大寒掇薪自炙 **羈州即誦書日千言** 唐書許王素節傳始

齊聃淬勉自疆帝愛之 **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 唐書李密

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羈乘牛一一 **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 唐書李密

越國公楊素適見於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 **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 唐書李密

素下拜問所讀曰項 **好此不為倦** 唐書張文琮傳文琮好自寫

羽傳因與語奇之 **好此不為倦** 唐書張文琮傳文琮好自寫

黃卷中方與聖賢對 唐書狄仁傑傳為兒時門人有被

不置吏讓之答曰

何暇偶俗吏語邪

觀書不知寢食

唐書韋述傳韋述弘機曾孫家厨書

二千卷述為兒時誦憶略徧父景駿景龍中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

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事孰復詳諦

未曾一日

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

去書

唐書權德輿傳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

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

正瞻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

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

晝樵夜讀

唐書馬懷素傳懷素貧無資

以所得祿賜多以購書

宋史趙安仁傳嗜讀書

唯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

等身書

宋史賈黃中傳父玘嚴毅善教子黃中幼聰悟方五

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

歲批每旦令正立展書

帳頂如墨色

宋史范純仁傳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

映月讀書

宋史陸佃傳居貧苦學夜無燈

置瓶水加足於上

宋史謝深

甫傳少穎悟立志為學積數年不寐

朱萬卷

宋史朱昂傳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

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

小萬卷

近世肉譜

宋史韓浦傳浦博學善持

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

劬書

元史敬儼傳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

削柳為簡

元史秦起宗傳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

易漢書一帙

元史黃潛傳同郡吳萊字立夫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

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

刮摩淬礪日長月益

元史吳師道傳

因讀宋儒真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
於為己之學
拾樹葉代書簡 郭憲洞冥紀董謁字

仲元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
貧——以——言其易卷懷也編荆為牀聚鳥獸毛以寢

其愈愚 劉向說苑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
厲心 劉

說苑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
學積成聖 劉向說苑水積成

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
積成山則豫樟生焉——
劉向說苑孟子曰人知糞其田

——則富貴尊顯至焉 糞心 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

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
何不炳燭 劉向說苑晉平

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滯也
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
乎平公曰安有為

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
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
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括羽鏃礪 劉

說苑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

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

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

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

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

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而——而

砥——之其入不益深乎 公明宣三學 劉向說苑——學於會

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

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
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
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
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者——而未
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 躬自寫乃當十遍讀 桓譚
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高君孟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郎署以其
老欲代之不肯云我—— 讀書三壁文如貫虹 新論

黃憲天祿閣外史淮南漢之入聖室王充論衡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

宗室也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

心之白日徐幹中論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元室有所求而不見向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

獨觀大略王粲英雄記諸葛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

熟而亮其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穿壁引光葛洪西京雜記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其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

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皮編帙王嘉拾遺記張儀蘇秦同志好學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夜還寫之折竹為簡二人每假食

於路剝以爲墨書掌股見懷中竹牒王嘉拾遺記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

單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然因以見向向請問姓名云我太乙之精

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有天文地圖之書青藜吹煙見削荆為筆尅

汁為墨王嘉拾遺記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

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入室生王嘉拾遺記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為

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為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

嚙語通周易王嘉拾遺記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為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臥於

子史精義 卷之十一 文學部 力學 七

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
饋貧糧劉勰文心雕龍然則博聞

衆座皆云呂蒙為一貫一為拯亂

之藥博而能一亦情纏典素
劉勰新論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

有助乎心力矣不可以一
春華秋實顏氏家訓夫學者猶種樹也

讀能也登其一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

也買荻燃明
顏氏家訓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

頭盈瓮劉餗隋唐嘉話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未嘗
讀離騷半

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所棄至

月如齋馮贄雲仙雜記錢芸生好
吹火照書王仁裕開

手不暇揭忘其肉味天遺事蘇

頰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

燈燭常於馬廐竈中旋光誦焉其苦學如此後至相

位周禮庫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李浩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初

及第亦為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

稟之時人號為三上
歐陽修歸田錄錢思公雖生長富貴

蓋籍於舊典也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

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

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

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
平生所作文章多在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
屬思一策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劉洞廬陵人也少遊
爾一策
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

劉勰文心雕龍然則博聞

為一貫一為拯亂

情纏典素

顏氏家訓夫學者猶種樹也

登其一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

劉勰新論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

不可以一

春華秋實

顏氏家訓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

買荻燃明

劉餗隋唐嘉話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未嘗

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所棄

至

月如齋

馮贄雲仙雜記錢芸生好

吹火照書

王仁裕開

天遺事蘇

頰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

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

饋貧糧

衆座皆云呂蒙

之藥博而能一亦

情纏典素

不可以一

春華秋實

顏氏家訓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

買荻燃明

劉餗隋唐嘉話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未嘗

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所棄

至

月如齋

馮贄雲仙雜記錢芸生好

吹火照書

王仁裕開

天遺事蘇

頰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

燈燭常於馬廐竈中旋

非莫不出 肘不離案三十年

羅大經鶴林玉露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

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南其

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

年洎北歸窻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

為學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論驢故事

陶宗儀輟耕錄吾鄉呂徽之先生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

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先生與

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

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

權共

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

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

不學

多暇日

荀子其為人也

盲辨色聾辨聲

荀子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

以

未如耽聲

荀子孔子曰如埳而進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今學會

為人 聞不若聾見不若盲言不若爽知不若狂

呂氏春秋且天生人也而使其

耳可以聞不學其

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

寶行良道一而弗復

呂氏春秋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

學山不至於山

揚子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

之安也名之章

也不亦難乎

寡聞無約寡見無卓

揚子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

擿埴索塗

揚子熒魂曠枯糟苴曠沉

宜行而已矣

撫華不食實

揚子孟子疾

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抱朴子夫不學而求知猶日我而願魚無網而焉心雖勤而無獲

矣抱朴子而享儒官之祿問具山敖山子聘於魯

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日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

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以耳食史記

枝葉也木有枝葉猶比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六國

表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日法後王何也以其近

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

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保殘守缺漢書楚元王傳至於

敢道此與無異悲夫國家將有大事若立

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皇天報下神

雀漢書循吏傳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鵓雀飛止丞相府屋

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鵓雀者問之皆陽不知

丞相圖議上奏日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

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徵信

奇怪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後漢書陽球傳案松覽等皆出於微

也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

丹青亦有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

殊恩蟬假手請字後漢書尹敏傳識書非聖人所作語

蛻滓濁假手請字其中多近鄙頗類世俗之辭

不知五經名目

抱朴子而享儒官之祿

問具山敖山

國語范獻

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日先君獻

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日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

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

枝葉也木有枝葉猶比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表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日法後王何也以其近

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

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

敢道此與無異悲夫

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

雀漢書循吏傳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鵓雀飛止丞相府屋

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鵓雀者問之皆陽不知

丞相圖議上奏日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

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徵信

奇怪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後漢書陽球傳案松覽等皆出於微

也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

丹青亦有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

殊恩蟬假手請字後漢書尹敏傳識書非聖人所作語

輒自謂侯身

魏志毛皇后傳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

鱉魚蝦鮓未可致

晉書虞嘯父傳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

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日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

溫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此正是我宋書宗

韞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勲特為太宗所寵在湘州及雍州使

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

子史精華 卷十一 文學部 不學

蔡興宗與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此何人而在舉上韞曰——其庸底如此營道無烈心

宋書宗室義綦傳元嘉六年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為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常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

不識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類如此項羽千敗宋書南郡王義宣傳義宣既入

城猶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慰撫眾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

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恍若迷途失偶驚如深夜撒燭宋書顏延

之傳若呻吟於墻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姐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稠覽

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眾視則銜聲茹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漫祇足以成今之

沮喪何不遷合朔日宋書阮佃夫傳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

耶耶其太傳是誰吾不識也齊書張敬兒傳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

不稽古如此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

傳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不結通人任昉

傳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唯作大諾梁書陳伯之傳伯之不

於於——聲未適於雲閣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

辭訟而巳有事典典籤傳口語見每在公宴必強賦

詩梁書胡僧祐傳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無為作才語見向南史彭城王義康傳素無術學袁淑嘗詣義

日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檢覓鳳毛南史謝超宗

康曰身不讀書君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

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座出

侯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家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至闇待不得乃去按託云沈約便齊書謝超宗傳無時右衛將軍劉道隆以下數語

句句嗟稱南史張率傳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訥——

——無字不善率所識不過十字南史昌義之傳義之不日此吾作也訥慙而退知書——

不免面墻魏書廣陵王羽傳高祖引陸叡元贊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

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兆人致之禮教朕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未居恒北

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友人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悅

與之書而不能答魏書傳末傳年二十餘有——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末乃

發憤讀書涉獵何處龍見北齊書高阿那肱傳尚書郎中源師嘗詒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

——作何物顏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穴處北史雷紹傳是真龍見肱云漢兒強知星宿其墻面如此年十八給事

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脩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何所見焉

作屋况字北史斛律金傳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

字——之何須作書傳雅語北史李密傳密共化及隔水語其——乃就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

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

——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八十吾當折杖驅之按何須作書傳雅語隋書作何須作書語

宗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河南將軍

晉無此號

北史熊安生傳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

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

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

之觸觸生上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

元禮家性無賴詭譎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

王室羅反之徒已興矣判司教思止說游擊將軍高元禮因請

狀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貞反周興按之並族滅授思止游擊將

軍元禮懼而曲媚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以不次若

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

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悅

舊唐書隴西王博義傳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渤海王奉

慈俱為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讎有善猶擢以不次况於親戚

而不委任聞汝等惟昵近小人好為不軌先王墳典不

聞習學今一二百匹可各一習讀務為善事

伏獵侍

郎舊唐書嚴挺之傳林甫引蕭昺為戶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

慶弔客次有禮記蕭昺讀之曰蒸嘗伏獵昺早從官無學術

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昺對如

初挺之白九齡曰省中豈有

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鬪茸者

代為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

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

此云一一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妾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日聞

有一一之慶客視之掩口

曳白

舊唐書苗晉卿傳晉卿及同

列侍郎宋遙主文選天寶一

載御史中丞張倚男爽參選晉卿與遙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

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爽在其首眾知爽不讀

書論議紛然明皇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登第者

十無一二而爽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一

六經則

不學

不學

不學

不學

不學

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於挂壁

舊唐書楊綰傳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

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選相黨與用致虛

沒字碑

五代史唐臣傳明宗

問誰可相者安重誨以崔協對任園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

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

霍光傳不可不

讀宋史寇準傳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

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送之郊問曰

讀未終紙

何以教準詠徐曰

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也準莫諭其意

欠伸思睡

宋史王曙傳司馬光嘗語人曰自我為資治通鑑人

多欲求觀

惟王勝之耳

按勝

不識豈字至分為兩

之曙孫益柔子

金史赤蓋合喜傳初大

兵圍汴司諫陳尙屢上

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

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為奴聞者無不

竊笑蓋

金史斜卯愛實傳合周性好作詩詞

耳雀兒參政

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

飯坑酒囊

而作兒掾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

鸚鵡

王充論衡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

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為

能言之類

王充論衡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詩

諷術雖千篇以上

膏腴之辭非儻

以賄玷精以乏易計

王符潛夫論當世學士

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

無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

徐幹中

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

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也

蒙然張口如坐雲霧

顏氏家訓人生在世會當

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

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

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扎筆則纔計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

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

入地何惜數年勤學

長受一生愧辱哉

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燠衣

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

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

求第則

世人

肯讀書是猶求飽而

損惠蹲鴟

家訓

顏氏

家訓

顏氏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

羊肉答書云

舉朝驚駭不解字義久後尋迹方知如

此元氏之世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謬誤

反顛項字項當為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

專旭當音專翹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

期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

王莽非特鴟目虎

吻亦紫色蛙聲

顏氏家訓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閏位

謂以偽亂真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

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

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

撞桐乃成二字竝從手撞桐此謂撞擣挺桐之今為酪酒亦

然向學士又以種桐時大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

種

桐時大官釀馬酒乃熟

見

斲窻舍人

張鷟朝野僉載陽滔為中

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

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斲

江漢與河東何涉

劉肅大唐新

語荊州舊有

窻取得之時人號為

斲

斲

斲

斲

斲

斲

斲

斲

斲

斲

斲

斲

河東寺後梁蕭譽為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
之間——有——關——遂改奏之良嗣寡學深為人所笑

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 劉肅大唐新語尹伊嘗因坊州司戶尚
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

判之日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
誤華省曹郎如此判————向下一——由是知名改

補雍州 班孟堅文章何關固事 劉肅大唐新語張由古有吏才
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眾中

司法 嘆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日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
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聞

者掩口 挽鏡寒鴉集 段成式酉陽雜俎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
而笑 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剗青其季父常令

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
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

—— 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北二
耳 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

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

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醺集參軍張伯瑜諮公言向

為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

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

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

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

猶夜行———— 豈是助語 玉泉子李據宰相絳之姪生長綺

———— 統會宰字於澠池皆以門廕也不

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

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疎而不漏後又祇承人請假狀後

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祇承人竝不敢去又判決

祇承人云如此痴頑豈合契杖五下或語據曰豈合契杖不合

契杖也李曰公何不會———— 人日鳥 陶穀清異錄南唐王建封

———— 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

俾吏錄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為三變而 反坫 沈括

為———— 矣建封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筆談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馭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為之記自書於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叙畫水之因曰設於廳事以代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為反坫耳

倫 馬令南唐書苛政傳德柔本無學術妄稱博學 一榻枕書 游

老學庵筆記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故贈之詩曰儵然 臥直到日斜騎馬歸 生年二十未知

周孔 陸游老學庵筆記杜牧之范陽盧秀才墓誌曰 古有人曰公 夫子蓋謂世雖農夫卒伍下至臧

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 梨為五臟刀斧 文瑩湘山野錄李

鎮豫章一日與賓僚遊東山各事寬履輕衫攜酒餽引步於漁溪樵塢間遇佳處則飲忽平田間一茆舍有兒童誦書聲相君

攜策就之乃一老叟教數邨童叟驚悚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有體氣調瀟灑丞相愛之遂觴於其廬置之客右叟亦不敢輒談李以晚渴連食數 賓僚有曰此不宜多食號 叟竊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異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於鈞重然實無所聞李堅質之仍脅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問說者曰敢問刀斧之說有稽乎曰舉世盡云必有其稽叟曰見鷓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別之離爾蓋言人之別離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乃鷓冠子也 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

子史精華卷七十一

子史精華卷七十二

武功部一

兵機

本兵

管子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之極也

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

管子為兵

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
舉如飛鳥

動如雷電發如風雨

管子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之——之——莫當

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

終無方原無象

管子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勝之幾

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
聽鈔視新思濬管子於故

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管子於故能見
能聞未極管子於故能知未始發驚動昌管子於故能至無至

善不戰管子其次一之三器六攻管子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
也斧鉞也祿賞也者何也日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

翫好也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
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眾

寡同力眾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危危窮窮管子

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一而無管子徑乎不知發乎不

害管子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管子徑乎不知發乎不

意管子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利適用敵管子

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使敵若據虛搏景管子

之為兵也管子若無設無形焉作內政而寓軍令

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管子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

管子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

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

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

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

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日蒐振

旅秋以田日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

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

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
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
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兵幸於權管子夫權武滿管子
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管子先王之伐也管子不伐及知形
兵威而不止伐逆伐險伐過管子順管子不伐易管子不伐及知形

知能知意

管子人之眾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

參具

管子故主兵必一者也

尊主安國之經

管子故兵者一也

不可廢也

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

管子故凡用兵之計

注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

小征大匡

管子是以聖人而一不失天時

論器論士

論將論主

管子故凡兵有大論必先

無溝壘有耳目

管子故善用兵

不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强進

管子兵

傲則敵人戒苟聚則眾不用妄

不行於完城池

管子故軍爭者呼

三閭

管子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也

竽瑟美人諂臣文

馬

管子遺以蔽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五戰而至於兵

管子桓公

日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

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薪菜日虛十里靡幣日去千金

管子

傳戟十萬之靡之行頓

如獨行

管子蚤知敵人

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

文令武令

管子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

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也楚若不許則遂以焉

時為主客

管子夫靜與作以

為一人時以

勿為客始

管子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為一貴得度

求之招

搖之下

管子索而不得

大武三曾

管子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圖

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一轅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

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

之常也素賞 管子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一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

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眾者賜之百金三

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眾也管子曰千人之眾千人之眾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

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

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

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

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

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

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

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

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

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好還 老子以道佐人主者

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 老子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

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 果而勿強 老子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 不得已而用之 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 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 老子以正治國 恬惓為上 老子以無事取天下 器非君子之器 老子以無事取天下 以奇用兵 老子以無事取天下 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老子以無事取天下 天以慈衛

老子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將救之——之 **不怒不與** 老子善戰者—— **不敢進**

寸而退尺 老子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哀者**

勝 老子抗兵相加—— **柔弱生之徒** 老子堅強者死之徒——

勝木強則共注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眾弱為一強故不勝 **尊俎折衝** 晏子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

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樽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

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廟算千里帷幄之奇 鄧析子慮不先定 矣而太師其與焉 孫子 廟算千里帷幄之奇 不可以應卒兵不 閑習不可以當敵 孫子 兵者詭道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 示之不用近而示 孫子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之遠遠而示之近 孫子 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 少算不勝而 孫子 故聞兵——未覩巧之久 **務食於敵** 况於無算乎 孫子 故智將—— **不戰而屈人之兵** 孫子 百戰百勝者非 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孫子 百戰百勝者非 之善者也 善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孫子 知己而知彼一勝一負不知 已不知彼 **致人而不致於人** 孫子 故善戰者—— 每戰必敗 孫子 故善戰者——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

人不得至孫子待敵者佚趨敵者勞孫子凡先處戰地而後處戰地而

者害之也孫子始如一敵不及拒孫子故用間有五有因間

女脫兔孫子俱起莫神紀見農戰商子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

生間神紀上農戰商子凡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

敵盡不如擊之勿疑商子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

不由忿起慎子藏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兵遁見百歲不一

用不可一日忘鶡冠子兵者也是故人道先兵行枉則禁反正

則舍鶡冠子是故不殺降人與神同方相從指天之極

武美文華鶡冠子設兵取國之一也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

鶡冠子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極人人極地地極天天有勝

地有維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鶡冠子故所肆學兵必先陳以五行戰以五

白何設天權音左倍官角右挾商羽徵君為隨以轡無素之眾

不可圖陸溺溺人決注其陰謀赤地能興風波貴無

轡無素之眾見陸溺溺人鶡冠子故能往來寶

與爭鶡冠子武靈王問龐煥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

王者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

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天武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

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漏船燒屋吳子其善將者如坐

之法夜行之道之類也獨出獨入尉繚子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

後而能焉獨以靜勝尉繚子兵一國以專若求

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勝力分者弱心分者背

子史精義 卷七十二 武功部 兵機 六

亾子若救溺人 尉繚子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

先稽我智 尉繚子黃帝曰先神先鬼 萬可以尅天下 韓非子

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 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削迹無遺根 韓非子臣聞

鄰禍乃不存 無與禍 鑄大鍾遺仇由 韓非子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

君大悅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

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

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 荀子上下一心三軍同力 名聲暴炙 荀子上下

齊七月而仇由亾矣 荀子上下 後發先至 荀子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 善附民者善

用兵 荀子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

是乃 荀子 感忽悠闇 荀子善用兵者 百將一心三軍同力

荀子故仁人上下 荀子 明警戒和傳而一 荀子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

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 荀子 棄疑無過無悔 荀子知莫大乎

將 荀子 六術五權 荀子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

矣成不可必也 荀子 戰如守行

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固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 荀子 戰如守行

惡廢無急勝而亾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

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 荀子 戰如守行

如戰有功如幸 荀子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力

術止義術行荀子——曷謂也曰秦之謂也注力術

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止義行秦之謂也飾

怒荀子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也兵戎不可以從我始呂氏春秋孟春之

兵必有天殃——不起大兵不寇呂氏春秋大匠不斲大廬不登

若水火若用藥呂氏春秋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者然得良

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天下良藥見免起鳧舉呂氏春秋

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

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死殫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

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

諸武而已矣并氣專精見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呂氏春秋嘗聞君子

力貴突智貴卒呂氏春秋——得之同則邀為

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為貴鏃矢遣偷解帳淮南子

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

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則夜——齊將軍之疇——而獻之子發因

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

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若櫛髮耨苗淮南子聖人之用兵也——始如狐狸合

而去如兕虎淮南子——敵故奔走仁人可使文中子楊素謂子日天子求善禦邊

曰可與天與人與地國語持盈者一一定傾始於人者人之所

卒國語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聖人因天國語

天因人一一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

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

章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不成國語逆節萌生一

明一雜受人事與天地相參國語夫一必將一然後

其刑一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救火追亾人國語臣聞從時

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一也蹶而趨贏縮轉化國語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

之唯恐弗及一節固然唯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國語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

謀不遷一

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

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

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

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

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

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盡其陽節盈吾陰節

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見遠交近攻戰國策王不如一而一得肘足接車上戰國

者六晉之時智氏取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

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沉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
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亾人之國也乃今知
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
履魏桓子躡其踵一變徽章以雜秦軍戰國策秦假道韓魏
於一而智氏分矣以攻齊齊威王使章

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一後起而

其——注徽幟以絳帛著於背章其別也

重伐不義戰國策大國之計莫若——夫後起之

攻戰之道非師戰國策臣之所聞——者雖有百萬

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戰國策救趙

衝折之衽席之上注言不用師奉漏甕沃焦釜

注喻救之急游人合鬪戰國策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

日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

攻之何如對曰不可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

齊楚王必怒矣王——其則楚必伐齊以休楚及其鋒

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而用之

史記高祖紀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

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

復用不如決策備多力分史記高祖紀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

東鄉爭權天下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

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

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

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吹律聽聲史記律

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象太白史記天官

伐紂——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

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陰權史記

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齊太

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脫羗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

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皆宗太公為本

謀伐吳七術史記越世家越王乃賜種劍日子教寡人——

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

試魚書狐鳴史記陳涉世家陳勝曰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

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一腹中一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一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更以惡草具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既欵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卽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史記陳丞相世家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會諸侯於陳陳楚之

偽遊雲夢

史記陳丞相世家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

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史記陳丞相世家迎謁謁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六出奇計史記陳丞相世家

家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史記留侯世家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藉箸史記留侯世家

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

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以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曰

食日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

對曰臣請一前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敵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藉之死命乎曰未能也

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藉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

下能得項藉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

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
 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
 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
 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
 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
 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
 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
 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
 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
 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批亢擣虛** 史記孫子傳田忌欲引
 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
 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博搢 形格勢禁則自為
 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

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
 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解圍收弊** 見 **為十**

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 史記孫子傳後十五年
 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

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相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
 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
 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
 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 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
 吾地三日士卒亾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輕銳倍日并行逐
 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
 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
 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
 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 **因勢利**
 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

導見趣利

見上

斫樹白書

見上

先辨勝敵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一

不可

兩鼠鬪穴中勇者勝

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名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

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名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

出奇

無窮

史記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

以木罌餽渡

軍

史記淮陰侯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

引兵迎信

拔趙幟立漢赤幟

史記淮陰侯傳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

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

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

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

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

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

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

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

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

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

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

史記淮陰侯傳善用兵者
囊沙
史記淮陰侯傳與信夾濰水陳
不以短擊長而
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
渡即急擊
見長見短
史記劉敬傳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
殺龍且
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
十餘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

相擊此宜夸矜一所以今臣往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一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乃可服 漢書高帝紀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凶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

一 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

仰德此三 **從天而下** 漢書周勃傳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

王之舉也 亞夫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兵素富

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殺黽阨陘之間且

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

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 **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 漢書

侯聞之以為將軍 也 **傳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 一曰

三日 一曰 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

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

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

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

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

茂接此予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

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

不集趨利弗及避難弗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

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裊

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 **貴謀賤戰** 漢書趙充

亾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軍賞不踰月** 漢書

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 而 **不戰下城** 後漢書吳漢傳時鬲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縣五姓共逐守長據

漢書陳湯傳司馬法曰 而 **不戰下城** 後漢書臧宮傳將兵至中

一 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而 **不戰下城** 後漢書臧宮傳將兵至中

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城——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擊一得二後漢書耿弇傳時張步都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各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亾去所謂——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藝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眾

亾歸

劇 雨射營中安坐不動

後漢書王霸傳賊復聚眾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

中霸前酒樽——

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

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功之勝今閉

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

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

後漢

書馬援傳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

阻計尤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

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

——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

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

後漢

一囂眾大潰按第一高平第一地名

謀如湧泉執如轉規

書馬援傳援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羌

戎——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亾之城交縛兩

炬三頭焚火

後漢書廉范傳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

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一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中軍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麟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積 後漢書尚度傳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眾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

戰逼之必逃廼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廼密使所親客一其營一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

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以少何足介意眾聞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

鴻等自曰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

增竈 後漢書虞詡傳

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嶓谷詡即停軍不進而

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

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

十圍五攻 後漢書袁紹傳兵書之法一敵

則能戰注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

走不逐飛 後漢書西羌傳任尚為中

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

一自然之執也今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執相反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二十人各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

後漢書西羌傳任尚為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

一自然之執也今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執相反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二十人各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

後漢書西羌傳任尚為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

一自然之執也今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執相反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二十人各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

後漢書西羌傳任尚為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

一自然之執也今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執相反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二十人各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

後漢書西羌傳任尚為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

一自然之執也今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執相反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二十人各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

矣尙大喜卽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
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數千頭 賊到輒有喜色

魏志武帝紀始一每一部一公一賊破之後諸將問其
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

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 開城掃洒 蜀志諸葛亮傳
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 注郭沖三事曰

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晉宣帝
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將士失色莫知其計

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
一門一地却一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

是引軍 攻心爲上 蜀志馬良傳注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
北趨山 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

可更惠良規謖對曰用兵之道 攻城爲下 心戰爲上
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

亮之世南方 迴船受箭 吳志吳主傳注魏畧曰權乘大船來觀
不敢復反 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

覆權因一復以一面 白衣搖櫓 吳志呂蒙傳蒙至尋陽盡伏

作商賈人服 扼喉椿心 晉書宣帝紀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
晝夜兼行 散居東關凡攻敵必一其一一而一一其一一

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 破竹
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

晉書杜預傳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
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

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一一數 無著手處 見不學孫吳
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上

而閤合 晉書山濤傳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
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

甚精於時咸以濤 覆舟之戰幡竿亦折 宋書武
與之一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

戰公所執麾竿折折幡沉水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 帝紀將
一一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卽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

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 驟既力盡盛亦易衰 宋書張興

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 按循盧循 世傳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

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 此曹劌之所 以破齊也令將士不 製師子形與象相禦 宋書宗慤傳林邑王

得妄動治城如故 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 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 鼓繁

氣易衰叫數力勿竭 宋書柳元景傳元景宿令軍中曰 營鼓 先為不可勝乃制勝之術 宋書王景文傳太宗即位加領

音 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矧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 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齊書高帝紀城壘未畢賊前軍

解衣高臥以安衆心 齊書高帝紀已至太祖方

深識九變妙察五色 齊書高帝紀忠誠慷慨在險彌亮

宏謀霜照秘算雲回 齊書高帝紀匡濟艱難功均造物

拂無思 不諫之策 齊書垣崇祖傳建元二年虜遣魏梁王郁豆

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修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 非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淹為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 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 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 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 賊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為 擒守郭築堰是吾 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

起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 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尅當 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沈溺此豈非

兵機

武功部

卷之十一

子史精華

七

兵機

武功部

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輦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

放水一激急踰三峽

見分軍隱林

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

齊書李安民傳虜攻朐山連口甬城安民頓泗口分軍應赴三軍引水步軍入屯於淮陽與虜戰破之虜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為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係其後

大衆致力川岳可為

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于孫溪渚戰父鸞側虜軍大敗

齊書周山圖傳攸之事起世祖為西討都督啟山圖為軍副世祖留據益城衆議以益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

馳兩空函定一州

梁書武帝紀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配精

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

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高祖知其謀乃遣

參軍王天虎龐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書及山陽西上高祖謂

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人如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聞

同邪我若總荆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况以無

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救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荆便即授首諸

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

去後高祖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

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長乘

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

所說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替彼聞必

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

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內是

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

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

鑄兵豈及馬腹

梁書韋叡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

懼不敵請表益兵獻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

且吾求濟師彼亦徵眾猶如吳益巴邱蜀增白帝耳師

克在和不在眾古之義也

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 **唱籌量沙** 南史檀道濟傳道濟都督

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

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

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 以所餘少 **空倉數十手自封**

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題 南史庾域傳域為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

力堅守眾 **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魏書中山王英傳既次義陽將

心以安 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

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 **羸師卷**

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 魏書張哀傳慕容寶之來寇也哀言於太祖曰寶

甲以侈其心 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

以為宜 **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鬪** 魏書李冲傳

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 高祖自鄴還

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冲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

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

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冲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

戰有兼 **易旗遁進** 周書楊忠傳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

人之力量 藩附而尚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

之以為三萬也懼而服焉 **城下多設聲樂** 周書陸騰傳陵州

每行抄劫詔騰討之僚既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

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眾軍俱上諸 **車輪截流** 周書王軌傳

賊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擊討盡破之 陳將吳明徹

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

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

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一橫一水一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北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感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

英公法

隋書宇文忻傳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也其見推服如此按忻

封英國 平陳七策

北史賀若弼傳平陳後六年弼撰其書策上之謂為御授

我名我不求名 設三伏

舊唐書太宗紀義寧元年十二月復為右元師總兵十萬徇東都及將旋謂左

右曰賊見吾還必相追躡以待之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度三王陵發伏擊之段達大敗追奔至於城下

因於宜陽新安置 以權道迫之

舊唐書太宗紀九月薛舉死其子仁果嗣立太宗又為元帥以

熊二州戍之而還

擊仁果相持於折墟城深溝高壘者六十餘日賊眾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太宗按甲以挫之賊糧盡其將牟君才梁胡郎來降太宗謂諸將軍曰彼氣衰矣吾當取之遣將軍龐玉先陣於淺水原南以誘之賊將宗羅喉併軍來拒玉軍幾敗既而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望見復迴師相拒太宗將驍騎數十入賊陣於是王師表裏齊奮羅喉大潰斬首數千級投澗谷而死者不可勝計太宗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墟以乘之仁果大懼嬰城自守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詰朝仁果請降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王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尅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使計不暇發以故尅也羅喉侍往年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雖擊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果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眾皆隴西人一敗披退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圻墟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算諸君盡不見耶諸將

曰此非凡人

牧馬河北

舊唐書太宗紀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餘日謀者曰建德伺官軍芻盡候牧馬於河北因將襲武牢太宗知其謀遂

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眾而至陳兵汜水世充將郭士衡陣於其南綿亘數里鼓譟諸將大懼太宗將數騎昇高邱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戰是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彼乃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退追而擊之無往不尅吾與公等約必以午時後破之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飢倦皆坐列又爭引水逡巡斂退太宗曰可擊矣親率輕騎追而誘之眾繼至建德迴師而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擊之所向皆靡俄而眾軍合戰囂塵四起太宗率史太奈程醜金秦叔寶宇文歆等揮幡而入直突出其陣後張我旂幟賊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擊鵝鴨雜聲舊唐書李愬傳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

之固晏然無

閉壁以折之

舊唐書薛舉傳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墪而堅壁不動

一人知者

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鬪故且

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眾來降仁杲

妹夫偽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將軍龐玉擊賊將宗羅睺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墪城仁杲窮感率偽百官開門降太宗納之

權在於速舊唐書裴寂傳

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舊唐書柴紹傳吐谷渾與黨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

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

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

大潰斬首

使功不如使過舊唐書李靖傳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眾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

五百餘級

武功部 兵機

子史精萃 卷之二十二

三

三

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吾聞——李靖果展其效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

棄船江中

舊唐書河間王孝恭傳

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為王改信州為夔州使拜孝恭為總管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蕭銑孝恭召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置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為質也尋授荆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尅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為棄之無乃資賊耶孝恭曰不然蕭銑偽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內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月用舊唐書李光弼傳史思明乘緩其救我尅之必矣

援臂之勢

勝而西光弼整眾徐行謂留

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劉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

以待之足挫其銳矣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則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得西侵此則——也

唐兵之大勢

三變 唐書兵志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亾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

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亾焉蓋——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曠騎曠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疆而唐

遂以亾滅者措唐書霍王元軌傳突厥寇定州元軌

置之勢使然也閉門偃幟令一城一旗一虜疑不敢入夜遁

先招懷後掩襲唐書蕭俛傳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

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須權以勝之唐

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張守珪傳詔以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眾完故城版

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平戎十八策唐書王忠

築方立虜奄至眾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礪嗣傳時突

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平戎十八策唐書王忠

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積口經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曰

其方疆特文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謀虛實因上樂聲不輟五代史梁本紀光啟三年秦宗權遣其將秦賢盧瑋

張旺攻汴賢軍板橋旺軍北郊瑋軍萬勝環汴為三

十六柵王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於兗

鄆三年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王置酒軍中中席王

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旺而結草為人執旺不

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以旗幟五代史梁臣傳唐莊宗入魏劉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

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折簡勝用兵十萬五代

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史雜傳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

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乃五代史雜傳梁晉戰胡柳晉軍敗

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曰微公幾敗吾

事乃整軍復兵屯八百里五代史吳越世家黃巢攻掠浙東至

戰遂敗梁兵臨安錢鏐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

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
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眾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
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傍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
况八百里乎矣巢眾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
遂急引兵過 **指坐衣花紋為形勢** 宋史何灌傳徙熙河都監張
康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

邊事以笏畫御榻 帝曰敵在吾目中矣 **驅羊以襲** 金史完顏安國傳明
昌六年左丞相夾谷

清臣出兵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適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討
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將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鹽
澳之戰殺獲甚眾詔賜金幣既而右丞相襄總大軍進安國為
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襄遣安國追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
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 之便遂從
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捷聞進官四級
遷左翼 **掩映林木張設疑兵** 元史洪俊奇傳小字茶邱乃顏叛
車駕親征命率高麗女直漢軍扈

都統

從猝遇乃顏騎兵萬餘時茶邱兵不滿三千眾有懼色茶邱夜
令軍中多裂裳帛為旗幟斷馬尾為旄 乃
顏兵大驚以為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陰符經觀天之道執
天之行盡矣故天有

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天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

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

火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天生天殺

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

日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

所以神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

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瞽者善聽

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

死於物機在於目禽之制在氣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

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生者死之

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
 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
 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
 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
 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見上**三盜**見上**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見上**難知**

如陰不動如山陰符經注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區焉况用兵之務哉筌日中慾不出謂之啟外邪不入謂之閉內啟是其機也**一者能**

獨往獨來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六韜武王曰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

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一**全勝不鬪大兵無創**六韜

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行奇譎設殊異**六韜權士三人主

之**刑上極賞下通**六韜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極牛豎馬洗廩養之徒是賞下

通也一**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六韜諸有陰事是將威之所行也

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聞主**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

書皆一**奇正發於無窮之源**

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一**神勢**六韜古之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眾變生於兩陣之間一**器械為寶鬪勇為首**

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一得之者昌失之者一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我既眾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
壘上多飛鳥而不驚
六韜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

其————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
軍城
六韜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急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為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衢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

先定戰地戰日
六韜凡用兵之法三軍之眾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

攻城圍邑
十四變可擊
六韜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變各會其所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

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
鼓走疑
逸周書五虞————二備從來三

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柔武
逸周書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佐軍舉旗四采虞人謀————不鬪故曰————四方無拂奄有天

五後動撻之
猛虎羽翼
諸葛亮心書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下————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

加之————而翱翔四
所攻神與勾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
鄺道元水海隨所遇而施之————經注河南有勾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勾陳之宿主鬪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則

秩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
按注云秩字疑悞
澄之以無事濡之
以至仁
羅隱兩同書化行而眾和戰利而寇息然後————運糧勢

難行遠
沈括夢溪筆談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為急務————不但多費而————予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

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
 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三人餉一卒
 一去可三十一日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三人餉一卒極矣若
 與師十萬輜重三之一上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
 運糧此外難復加矣運糧之法入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
 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眾夫更有死亾疾病者所
 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
 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尙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馳負三石
 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
 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援

五騎五色旗爲斥候

王稱東都事畧曹翰傳詔督役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輸遣徒伐巨木於虜地

青旗烟火舉赤旗陂澤舉黑旗邱陵舉黃旗以爲應 **香料布地**

縛羊擊鼓

羅大經鶴林玉露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

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煮黑豆——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畱旗幟於營并——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畧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 **師螳** 張仲才文始真經聖人師蜂立君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

戰—— 制兵

子史精華卷七十二

子火... 卷之十二

其... 卷之十二

